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之二

前集

寧國縣知縣前纂修國史鴻臚寺序班男完編次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孫壻洪鐘校摘

字說

周茂景和字說

錢唐周茂景和其友武平文學孫仲立氏過余言曰茂
之以景和為字交游者代其名呼之久矣或者謂其名
之與字其義弗協願於執事實之以釋其說敢請予惟
萬類之物無疵無厲之謂茂一元之氣無戾無爭謂之
和故盈天地間和氣充塞則萬物資之以榮茂條達也

必矣由是言之物之茂所以資夫和而和之用所以育夫物是則二者蓋有交相成而不相悖之道矣今茂以茂名之而以景和字之孰曰其義弗協也歟雖然人之字為友者固所以重其名而以字代之也抑亦豈非欲因其義以協其德乎惟人之生得乎天地其七情之具而大本達道無所不全特其壞于人物而乖戾生焉故久不可不有學問之功也茲茂誠能于不見不聞之頃防其乖而絕其戾則大本達道無之不全殆必不徒茂其德於一身則必自身而家自家而人無所不和則孝弟忠信之用行其德得不由茲而茂歟景和勉乎哉

徐鑑時用字說

古者男子始生父名之既冠而賓字之禮也後世有先生長者又必因其字而繹其義以為之說蓋相與其祝之上辭以責其成人抑豈非禮乎哉錢唐徐鑑今兵部侍郎徐公之長胤自幼端重慎默親經史殊與儕輩純綺見異予甚愛之及冠而禮部侍郎羊城陳先生為賓嘗即其名而字之曰時用噫先生之期於鑑也豈淺也哉一日鑑視余為執友復請予為之說夫鑑田器也樹藝五穀固非器為用則不足以成樹藝之功苟非其時而用之則亦何所益哉此先生於鑑而字之曰時用者

其以是夫惟鑑嘗用力於學者蓋必以器而耕夫仁義
矣以器而耨夫詩書矣然學既有得用必隨之待時而
動鑑其有焉方今 聖皇臨御所用者賢才雖耕莘釣
渭之徒亦將乘時出而樂為之用矣獨鑑可不因時而
為用哉行見鑑也抱負其器薦之於鄉上春官以對
大廷接軫而翁次公卿之列以為時用良有日矣鑑尚
勉之予日望之

陶元素字希文說

吳門陶元素者嘗從予遊予喜其進學有序將俾與之
遊者敬其名而字之曰希文一日其友鄒翰宗盛輩以

其字請說於予將以為希文贈予惟文不可以苟求欲
求之者不可不有其素也姑以其近而喻之彼繪畫也
欲施五采以成其文果可無其粉素之也乎此文必貴
乎有其素而後可以求其文也尚矣然希文學者也惟
今之學者所求之文記誦而已矣辭章而已矣記誦以
誇其辯博辭章以矜其贍麗鈞聲與言以鈎利祿此果謂
學者有素之文哉學者之文要不要於義理使義理日
以精篤於操守使操守日以謹一言一動非規矩不由
一出一處非準繩不踐近可以儀表家邦遠可以垂範
後世斯於文也或箴矣彼為人而不為已喻利而不

喻義之文曾可與學者道乎惟希文風姿凝重且生長詩禮家循雅飭其文然予喜其文由於有素非淺淺學者之文也因其求說或不辭而規之而又為之頌

輿齋說

輿齋者今兵部主事余友盛唐鄭君良載之別號也徵余為之說夫輿車揔名也車底也以車言勝重致遠者車也傳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故惟弘斯可以勝其重故毅斯可以致其遠其勝重致遠之任何任哉曰仁而已士而非仁則不足以為士顧名思義良載其能然夫

底言柢也木有柢則幹焉枝焉花焉實焉斯有所附車無底則輪焉轆焉箱焉軾焉之類何所托哉故造車者必自輿始傳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彼喻此良載其能然夫惟良載詩禮家子名進士也有寬廣強忍之具故致於用已政猶輿也其為行為伴為巢為政為載十二流以廟以郊維其時也殆無適而不宜者余深有望於良載焉

題跋

歙沈學士所書先賢終言後

此蓋翰林學士雲間氏則沈先生書宋南軒張先生之

言為予南京太常卿行時贈者也因憶先君子知上
高縣事時亦嘗搦朱文公書是言刻于瑞州府學者示
而且屬之曰學者有能服膺其言體而行之則不患不為
賢人君子故謹識之不忘已今學士公復書此以為贈
則予安得不重惟先君子之遺訓而感學士之所愛以
益佩服先賢之格言哉

書鐵崖楊先生墓誌銘後

右會稽鐵崖楊先生墓誌銘一通蓋太史金華宋公所
撰去今六十又五年其族孫宗義徵驥一言附其後驥
憶自弱冠時聞先輩云先生當元時年未三十而文名

已馳南北虞文靖公稱曰李白天才會時修遼金宋三
史朝廷議論未決先生有三史正統辯歐陽文公見之
嘆曰百年後公論當定於此矣今宋太史謂其文中之
確夫豈不信惟先生不高峻絕之行且於時事直言無
諱故人多忌之或目之為狂用是卒不得大用然君子
之所貴者豈係於用不用哉屬元季世與曲江錢先生
於松江蓋寓公也後二先生相繼而沒知府林孟善為
卜其地合塋于華亭縣干山之陽予宦遊松江時以先
君子上高令嘗遊二先生之門特拜謁其墓欲摩挲先
生是石已不可得及物色誌中所載其子航孫泰來問

南齋集卷二 五
諸故老皆莫知所之令人不勝悽然于夕陽衰草間者
以之今何幸見有宗義而以是表襮哉是則先生亦可
謂之不死矣宗義讀書飭行其來殆未艾尚幸為先生
推其昭穆宜嗣者擇而嗣之則又盛德事也故併及之

書碧落碑後

余嘗聞學篆書非難而欲知其偏旁為難其偏旁如音
十為章而此帖中章字之類多與偏旁不協不知何也
雖然秦漢唐宋間名人篆書石刻以歷歲滋久磨滅者
多其榻本存世者有日減無日增其為難得也審矣况
此碧落碑又素為難得者哉此本蓋太常丞馮公所書

者因以示予上故書此于後以銘觀者

書黃賢母傳後

純乎天成乎性不假以力極穹壤貫古今者彞倫也惟
賢者存之愚者昧之故君子之善其善也於賢者於賢
者則必立言以旌之焉其旌之也豈徒然哉蓋為世道
勸也若是卷自長史鄭公以下或傳或頌或序以紀述
其鄉深溪黃氏母之賢是已觀母之為女事父母為婦
事舅姑迨夫沒而又能以冰檠自持綱維家政至教子
皆底于成立其善雖皆不出乎彞倫之外然世之為女
為婦能盡此德此道者能幾人哉是則若母者可不謂

之賢也夫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與讓余
於母之賢尤有望於人上焉

書欽器圖後

古之人盤盂几杖皆有銘所以勗其德也有曰欽器者
其猶是歟昔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命弟子以水注之
則知虛則欽中則正滿則覆遂嘆曰烏有滿而不覆者
哉大抵中者無過不及之謂聖賢之道惟中係焉彼虛
歎滿覆者得非有過與不及之患歟然滿尤為聖人之
所戒故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
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能是則挹而損

之於中也其庶幾焉臨江謝學源氏讀書尚禮家書
富嘗挾貲以取羸湖海間晚得是圖有契於心遂欣然
以歸乃隱跡山林圖終壽考噫學源之即事興懷而達
底於知止知足之地非識微之君子疇能然耶一日命
其子公訓持是圖來京介余友刑部郎中劉君謙請識
之余遂書諸左方

書尊經閣中秋詠月倡和詩卷後

廬陵中溪劉先生宣德十年秋應聘為京闈司考官既
撤棘持詩一帙過余閱之蓋八月之望先生與上文春
坊庶子周公翰林侍讀苗公等凡九人登尊經閣玩

月之作詩凡一十八首序則庶子公所著者也鍾金夏
玉使人讀之想像其趣則先生於斯之時與諸公有三
異置身於方壺員嶠間者已何者凡人生燕集美時不
樂其樂也樂其所樂貴必得其類得其時得地而後
得所樂也苟一之不具則亦不過勉同強合而已矣
生之會以其類皆縉紳大夫士也以其時則中款也
其地則尊經閣也是則先生之樂與諸公之樂宜其
涯也既樂之宜其無沮而不和也噫凡公之交今之會
不知能又有如先生與諸公者否乎先生嘗為江西
元 賜進士出身入朝初為燕占十撰刑部主事今為

新途貳教才行卓 有聲于時且胸次灑然雖雲翻川
鱗有不足以喻其濶迥者名子欽中溪其別號云

書宋元名賢翰墨後

雷菴太常馮公好士博雅君子也凡有古及今法書名
畫或重其藝或重其人必俱收並蓄裝褉而什襲之誠
欲使其流芳於不泯亦盛德事也此帙自歐陽公而下
歷十有八幅况其藝其人皆足為世之重者一不
識于老以婦公之典籤

書燕都御史寄大理卿湯公詩後

六學三承若湯沐時新以今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文江

三原公為大理卿時寄其先君子大理卿七言近體一
三 篆演成軸請予識之惟時新先君子雖與公同為大
理而公則專奉使巡撫浙西此詩蓋公心自浙云回
京師同官諸公往訪公寄以申謝者按其序有知公之
風采中辱蒙公顧及兼簡少卿呂先生寺丞齊先生之
說及作必在洪熙元年後五年為宣德五年公巡撫事
竣始陞今官復今姓不然何以稱湯公為長官詩尾題
胡姓乎嗟夫諸公斯時斯會距今僅十年而湯公已矣
呂公遂休致之請歸於山陰而熊公居北京鄭公居南
京俯仰生死睽離雖欲復如前日之會何可得哉此特
寓於先君子以公是詩亦不能不有感焉雖然昔柳子
厚託父侍御君之友於侍御君墓碑之陰誠欲使後世
知父之所交皆一時之名士今時新表公是詩於父大
理卿既沒之後亦豈非欲後世知父所交而有若公哉
時新不賢能如是乎

書熾煌郡侯洪公墓誌銘後

右元贈嘉議大夫紀典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熾煌
郡侯天台洪公墓誌銘一通前鄉貢進士承務郎江蘇
行中書省檢校官徐勣所撰者也後有自元迄今諸名
士所題詠今公四世孫大理寺副益中屬余誌其末簡

按公於世故泊如其所贈所封蓋以子縉翁考貴而致
生平勤力於為善故為善之迹見於誌銘者甚悉使人
觀之固無媿方後之人起敬而起慕也審矣然此稿去
今百有餘年其不泯猶一日此非公善行之積之厚則
烏能致有賢子孫保守之不啻若拱壁哉自此而徃子
子孫之勿替引之雖百世可知也矧益中為其諸孫學
純行固自中書舍人至今官經事三朝幾三十年中外
大夫士知之者孰不推重其為人殆見承公之瑤襲公
之組其功名之來有未艾者豈曰特保其世澤於此紙
庸併書于左方以俟

書思親堂卷後

思親堂者濠梁湯易仲昭於二親既沒作以寓其朝夕
之思也夫人子不幸死其親蓋有終身之戚此思之也
者庸能一頃刻而少已乎蓋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所樂思其所嗜者焉故詩曰綏我思成孔子曰以時
思之其是之謂歟仲昭有見於此可謂之不死其親而
善於為人子者矣雖然仲昭實東甌襄武三之孫也一氣
武之輔翊龍興以建大明萬世太平之鴻業功烈之
大時其能幾然篤忠貞子孫之責在茲始宜必子是而
推於言必思忠於事必思敬於色必思溫於親必思恭

思之思之無時無處而不寓其思以式谷乎宜若然則
身益脩而行益立矣身脩行立則不惟不墮其組而世
食襄武之報於無窮而且於二親上六益有光也仲尼
讀書惇行知言者余故以是說贊于石云

書豳風圖後

嗚呼國以民為本而四民之中其至勞苦者莫如農也
昔周家以農事開國故周公陳豳風七月之詩於成王
以明小民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歷場
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息備具俾瞽矇朝夕誦之其
所以欲歌動乎王心者果何如哉蓋欲成王以勤儉

而不以逸居逸焉耳廢後成王果為有周之令主以成
蒼姬之錄至於八百者孰曰非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
由於周公教戒之力歟甚矣周公之心為國為民之心
也及宋儒臣西山真德秀嘗慨、反覆以是詩進講復
即是詩繪農夫紅女之勞之狀非惟欲揭之宮掖而且
欲頒之貴戚近屬使其衣食之所自來則其用心又
寧非同公之心歟是圖不知作者其誰蓋實本諸西山
之心而為之者也意匠之到似嘗闕吳興趙松雪之門
庭得非淮壺、及厚之筆歟今為華亭二尹巴陵鄧君
時用之所玩噫嗚呼用投牧民之寄者能不寶他物而

寶是圖則必知農之艱苦而華亭之民得其所也可知矣抑予聞宋復有於濬今樓堞以高宗有重農之詔繪耕織圖以進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蠶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各繫五言八句詩于左以堯祈其勞苦之意其臨本尚有流落人間者時用倘能求之併與是圖朝夕披覽則又未必不為知農艱苦之一助云

書時苗留犢圖後

先正有云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故知君子未嘗無過惟君子有過其善待君子者必當於其有過中求

無過可也苟於無過中而欲求其有過其可乎哉若昔時苗為壽春令當去官時以駕車牛來時無犢今適有犢遂留犢而去後人遂繪之為圖蓋將與人為善亦以警夫居官無恥而續其貨稅而作也圖若善矣孰知又有指其圖而議之者曰使犢可留來時無子今適有子亦果可留否乎此政所謂無過中求其有過有君子之心而待君子者豈如是哉此說若然則人率必以苗留犢為非而殆俾有官于其地者必不以孽畜鬻販規利為耻抑豈不至於垂橐而來捆載而返者乎且周官計吏有六蓋必以廉為先故居官者亦必當以廉為本故

曰苟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缺予則謂苗得非有得於此而過於謹者與蘇州府知府况君寶爰是圖蓋必又得苗之心者也因以示予故書以歸之

書潛山葛氏家範後

監察御史潛山葛君延崇以其尊人銘哲甫所編家範一帙示余以閱之其大要則趾美夫浦江義門鄭氏而為之者也延崇請余識其後余聞先正有云家難而天下易蓋人欲齊其家而以治天下之法而裁理之則父子兄弟間其何不至於虧恩傷義哉故善齊其家必自因其所固有而有以維持調護之也大抵身修則家齊

余聞葛氏自觀察府君而下迨今同居共處者已八世其代為家之長者無他惟能以孝義躬行以率之耳故其一門之內尊卑長幼習於見聞自不得不入於矩矱之內此父之所以為父子之所以為子兄之所以為兄弟之所以為弟而家之所由齊也欤茲銘哲甫尤慮人情久而不能不變至又立為綱紀以約束之名曰家範則其篤於齊家而欲光於前振於後也又何如哉雖然立法非難而守之為難繼自今為銘哲甫之子孫誠能以銘哲甫之心為心於是範恪守而奉之則葛氏孝義之聞雖數十百世抑豈有絕極者邪以今觀之若延崇

之讀書惇行蒞茲風紀其冰檠之聲已卓、乎縉紳望
自非能守家範者其能然乎是可嘉也天是可嘉也夫
故書以歸之

書兵部右侍郎天台徐公墓表後

余憶年少時先生嘗徃來余邑過庠序間而余師苴疾
周先生亦磊落不羈士也見先生與之論議上下古今
粵、不倦雖移日不已蓋皆不外乎立身行己尊主庇
民之切務也余特頗有知識聞之亦甚偉其為人焉未
幾先生自戚邸師位至兵部右侍郎其敷歷中外而
有之文章政事見之於設施者尤稔聞之若墓表

所載歷、猶前日事故嘗竊嘆曰使先生不死
其所長則所為所致果將如之何邪惜乎竟止於斯悲
哉雖然君子責盡其在我者而已彼莫之致而致者又
將委之於天焉君子得乎天以底乎正斃若先生者其
亦可以無憾也夫其亦可以無憾也夫

書玩齋尚書貢公送原功謝先生文後

嗚呼士貴伸於知己不遇則終焉而已矣然得之者又
非有知人之明則曷能真得其士哉余嘗讀有元玩齋
尚書貢公送上虞原功謝先生之文則知先生之遇玩
齋可謂之伸於知己矣而玩齋之得先生寧非謂之有

知入之明而得先生乎何者矣倘僕不羸之才抱淵源
難偶之學當元季世嘗抱經術試于有司不利即去已
既而復以偃兵息民之策干當道又不遇於丞相則又
去焉幸而獲察薦於御史執政者与之辯論又不合此
先生之決意於東歸其志果何憚於終焉而已矣也邪
未幾聞玩齋能折節下士以篤漕寓於錢唐之吳山先
生被謁見之一見先生與語即合遂目先生為奇士遂
嚮而至於海上盤桓者久之想其心乎意契之二人也
又何啻若良玉之遇卞和良馬之遇伯樂哉于是以知
先生平昔之不遇一旦獲遇於玩齋則其商確古今出

入經史與欲得其所遇孰多抑不知玩齋之下天下士
其所得之士復有如先生者能幾人邪雖然玩齋固知
先生矣曷為而不為之先生乎殊不知非不用也屬時
不可為也雖用之有不足以盡先生之才也此送先生
之文所由作也觀其一篇之中以昔君疇務光伊尹太
公望之事業屢致意於先生則玩齋之期待先生於他
日者又槩可見矣迨入 聖朝先生應聘與考禮樂及
作縣山西其所為所致果皆卓卓有聲縉紳間暮年復
拜遷僉福建按察司事若与憲使四明陶公虛仲扞核
布政使薛大昉所為貪淫卒致一方稱快至今八閩故

老猶能道之特惜才未盡而身先殞其亦係於命也夫是文今其從孫刑部郎中時與懼其父湮沒不傳復繕寫而裝潢之蓋將以垂示于子之孫之馬時與由進士入官清慎端恪蓋克世其家者也先生系出晉太傅名肅原功其字別號密菴有文集行于世曰密菴文稿云

書黃氏先訓卷後

今吏部尚書豐城損齋黃公某念自挹公光範迄今幾二十年觀公之一言一行未始或越乎矩度之外且聞公言每於踐履之得必懇之推本於先子為已先生焉於是某不特慕公之為人而於為已先生願聆其聲

而不可得邇者公以平日所得先生之書釋難為一卷題曰先訓某獲聞之惟先生貞慤純正其言皆本之於躬行心得之餘其有資於人猶布帛菽粟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豈直為一家言哉雖然垂其訓者父也承其訓者子也苟父訓之子悖之其為父者亦將如之何邪若公於先生之訓有不止於終身行之而不替且將什襲以垂示子之孫之於無窮焉是則公為人之子其賢於人也遠矣噫以先生之為公父之所以垂訓而公為先生之子之所以承訓可不謂之有是父有是子乎况公經事五朝敷歷中外幾五十年今位至尚書致榮拜

雲漢之章奎壁之畫以贈及於九泉是則公果何負於先生之訓哉覽畢故謹識於左方

題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黃公訓子帖

右教儀一通今戶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東萊黃公為訓其子琮而作也余閱之公大要教其子以讀書為本然人教其子以讀書則其教也至矣何者六經子史皆謂之書而書之所載聖賢之心術寓焉立身行己之大旨具焉特媿不能讀之耳人而讀書能知其理以踐其實殆為人臣為人子也夫何歉乎哉矧公亦以讀書決科為名進士至敗歷中外經事四朝鑿鑿乎言行

事四海之人識不識孰不慕其為人蓋所謂以身教者矣善學之者又豈直在諄言語中求哉且琮沉毅謙抑有讀書之資者余計他日行遠升高夫豈不係于此余辱公半面之雅亦願學公者三復之餘姑識末簡惟琮其慎承之

題戴婦吳氏貞節傳後

夫理之在人心民彝之在天下其不可泯而不可易者萬古猶一日也特入昧之而不能知不能行耳苟人能存於利害倉卒之頃知之明而行之力者君子烏得不表襮之以為世道勸哉此翰林待詔吳門滕先生戴婦

吳氏貞節傳所由作也余閱之蓋以吳夫死年少不再
嫁能孝事舅姑撫教其子至於有成固為婦人所難能
者已然死生於人所係甚大若其夫均用代父之刑以
底于死其所以徵天理民彝之在人心天下不泯不易
者則又孰若其事之為尤烈哉惜均用之事何無傳之
者而止附見於此邪抑別有戴孝子傳余偶未之見
夫子為父而死其孝婦為夫而守其節孝子節婦其
冀者自靖而已自靖也者心之所安也初何計夫名
惟君子則以其教為可成名為可榮故列其事焉
氏夫婦之行其果可使之不傳以風厲乎人

傳

陳克昭傳

君名晟字克昭世為揚之寶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某氏君自幼穎敏立志經史而尤長於書律洪武中
能書薦入中書與蹇忠定公同與誥敕事既而被推擇
擢五軍斷事官時獄訟繁興犯者率多大家鉅族君一
執法不少假借有都督某者犯法當死迨廷審
太祖高皇帝念其有功欲釋之君以所犯書一以奏復
原其情執以有決不可釋之理上怒君復從容奏曰
顛天威息震容臣再鞠上弗聽命少保兵部尚書

始常劾實之及茹復 旨與君初鞠不異 上乃悅一
日當奏獄 上收其奏牘令君背陳君條對如流光明
白簡當殊与牘同 上曰汝年少朕特試汝於獄用心
否也 太宗文皇帝入正宸極陞湖廣按察司僉事使
日本及回有廷臣以宿憾發君用私錢於彼易馬謫君
居山東既而 上悟曰彼以已物易馬罪何預焉則驛
召赴京擢通政司經歷未幾丁內艱服闋值塞忠定公
典選法奏君為吏部考功主事九載獻績循例宜膺峻
擢君以年耄辭當道者憮之留之不果遂歸君性剛果
在官於政無頃刻少怠稍暇於經史則手不釋卷遇有

警策之言合於己者即手筆以識至老不倦平生不飲
酒治家嚴而有禮內外數百指肅然一以教令是從實
交游於知己相接必直言正色無少迎合及謝事居鄉
足跡未嘗涉城府惟日率子孫躬稼穡於東阡西陌之
上其志泊如若與編氓無異焉者致知者多高之惟君
在考功時與予為同僚君長予二十年予視之猶兄辱
君不鄙夷啓迪不逮者居多邇來君以書抵予曰舊交
落々猶晨星然况予今年八十又四君寧弗知乎以其
孫某來訪予官舍予固知君之福未艾姑錄君之治行
一二以遺之且俾來者知寶應之有斯人也 論曰食

上之祿者孰匪官也求能盡其職者固鮮間有能盡其職者求其知進退以禮義者為尤鮮若君之居官與進退可不謂之能得其道者邪

顧允昭傳

處士姑蘇人顧其姓允昭其名彥章其字也予作校官松江時嘗因其交而知其為人未幾彥章邀遊松江之上訪予於學宮遂定交焉昔所謂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彥章於予于茲二十年誠有之矣今年春彥章遣其子璇拜予於太常之署申舊故已將還告於予曰知家君之為人者惟執事惟深望欲圖其可傳者俾子之孫

弗忘是賴非執事不可然子久重彥章之為人况子如是子奚可辭彥章自幼資朴茂不類鄉里兒父曰是兒佳不可不令讀書乃延名師於家塾教之學殆就緒一日告其父曰讀書在明理明理在力行締章編白言不願也况吾家素力農惟書策是親不幾於忘本父聞而躓之彥章自是沾體塗足之勞亦所不憚稍暇於經史則吾伊之聲且慕示以誨父喜曰古人云朝出耕暮而讀古人書今吾兒其近之矣性至孝事二親甚得其歡心迨親終哀毀幾於無生教子孫以力農為本而輔之以讀書且急於為義鄉有貧不能葬者聞之必為之

葬不能娶者聞之必為之娶有為不道者必諄之開諭
必俟其得所向方而後止歲計有贏凡穀粟茹菜之類
遇飢饉者必周之而不靳所居曰聚塢並太湖之上
間歲風濤驟作往來舟楫多罹其害彥章又為設方畧
曲為疏導致其害遂息此其尤彰者也雅好結納朝
野名勝若少師姚公壽椿長史錢公仲益學士王公達
蓋夙贊善王公汝玉檢討陳公嗣初徵君張基孟輩或師
之或友之彥章致其尊禮始終不倦故諸公亦樂為之
往還焉晚年悉以家務屬之子孫幅巾杖藜逍遙於
泉茂樹間又復自號曰閱清示遣世慮也今年七十餘

耳聰目明猶強健不減少壯云

論曰士之行不可不聞則身立身立則家國天下特
舉而措之耳故古者以三物取士而六行居一若彥章
之行較之古人良為無歉使生當時必在所錄况於今
乎况於今乎惜其所施近止於一家一鄉而已也噫世
固有斯人哉

徐賢母傳

母姓徐氏名素英世為吳門人元平江常熟州醫學
教授亨甫之女同郡李仲仁之配也母生六歲見諸母
剪髮即知向方稍攻雖素善其事者弗如也尤喜讀書

至通孝經論語列女傳諸醫方論終日侍父母側恂
然恭謹未之或惰致父母曰嫁女必量其才而承配是
以不可不慎擇其人以配之既笄乃得仲仁以館於家
云一日父母以垂老無子將畀其產挾以歸李氏母曰
承先祀者承先業禮也願大人擇徐氏昭穆相當之賢
者嗣之俾承其遺產為宜女苟圖利以承嗣女終外姓
豈禮也哉父母違其言即擇其宗人之子曰穀者承之
母於貲產毫髮無所與母素精醫有女婦雖明求療者
無虛日於人未嘗有貧富貴賤之較而貳其心計所居
者母慮數十百人病垂歿囑以二子慎勿令其失也

泣而諾之既歿即悉屏膏沐撫其遺孤大恸曰我之未
從尔父亡者以尔輩無所托也尔輩他日能成則不惟
尔父猶不死而且我亦得以盡為人婦為人母之萬一
焉時二子尚幼稍長即擇師教之且自程督抵夜不至
漏下數刻不已率以為常用是二子長曰文瀚次曰士
文底有學行可稱後文瀚以事謫戍桂林士文應召名醫
召扈從居北京母挾女婢往來道途供餽調護者數日
文瀚士文咸白母曰兒安願母勞尊體為兒如尔也母
曰我豈不知也尔二子倘有一失其所我異日何以見
尔父以復臨終之囑乎聞者莫不曰賢哉李氏母也賢

我子氏也。不幸二子皆歿於外，止遺一孫甫，成童孱然，可憫。世德之勸曰：天乎！天乎！李氏之責，顧我老矣，何可勝焉？乃勸之。穰之，又教其孫，不減於教子，致其孫壯。循之，雅飭讀書，績之名隱。起公卿間，母令八十餘，猶康強無恙，動輒不怠，以規矩自防云。

論曰：利無間於男女人之所欲也，而母能却父母之言，皆請立賢嗣以承之，世孰有如母之重義輕財者乎？良人之歿，所囑二子既教有成，間闕于外，復重遺言撫摩，百至世孰有如母之慈？以夫愛子者乎？人於立身承家，患難相仍，付之末如之何者，人之恒事。世孰有如母之又

教其孫，益謹其身者乎？嗚呼！若母者，可不謂之賢矣乎？若母者，可不謂之賢矣乎？

趙婦呂氏節孝傳

純乎天而具乎人者，曩倫也。曩倫克盡，則為臣必忠，為子必孝，為婦必貞。特人有不能果於行，故不能必之耳。苟有能之，則何可不表見於世，以風厲乎人？我余嘗觀今國子祭酒陳公所撰節孝堂記，則知姑蘇趙璟妻呂氏，妙貞之為人已既，而其呂之姻家余友人伊宗訓復為余言其詳，請為之傳焉。惟呂年十七，歸趙璟，二十璟歿，子俊甫三歲，母憐其早寡，微風之以觀其志。呂泣

曰吾聞婦人伏於人者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吾今惟
知有死而已其未死者以有趙氏孤兒與垂白之舅姑
足已不終養舅姑不孝不撫孤兒不義不孝不義雖他
適有生何異無生且異日何面目見吾夫於地下邪
知其志之篤即止之一日姑忽患痺疾憂形于色供
湯藥寢食不安者數月每旦復焚香籲天頓乞以身代
姑疾果愈鄉里罔不以孝感所致幸子長成蚤夜經營
以治生產致家日益裕由是舅姑暮年熙熙然以資
奉養猶不喪其子者多口足之力也雖然余聞呂之文曰
志善勇曰廷珪皆恂恂雅飭篤行士也是則廷之所以
知爨倫之不可泯而篤於孝行以全其孝與義與節者
所豈非其素有所聞積有所習而然歟
論曰大義之在人心固天下德非之所固有者也世率
曰烈丈夫惟能盡之今乃見之於閨門之秀若呂者何
哉殊不知義尤無間於男女惟臨利害之際確乎不可
拔毅乎不可回故呂雖女婦行之能果則自有以得之
矣噫為士君子者詎可徒歆豔之而不知所勉哉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之二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之三



寧國縣知縣前纂修一國史鴻臚寺序班男完編次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孫壻洪鐘校抽

墓誌銘

故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致仕甄公墓誌銘

三統二年正月十又七日工部尚書致仕甄公卒于南
京之官舍禮部以

命上勅工部營壙仍遣官諭祭之其子昱將以是年
十月某日奉柩葬于宛平縣南祖塋之次先期昱未徵
命以納諸幽驥辭之者再以弗獲念昔作校松江時公

為府之知府已去官聞士民頌公為政之賢者籍上迨
僉員太常與公官舍其家適故朝得接公之頹範知
公治行之一二辭乎哉序曰公諱庸字定理世北京人
祖文卿祖妣孫氏考仕賢妣吳氏以公貴祖考考皆贈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祖妣上皆贈夫人公自幼穎異膺
推擇為庠序弟子負甫冠以春秋領鄉薦入太學未幾
推授戶部主事端序詳慎有政致名卿大夫多折節與
之諮議秩滿陞松江府知府松江賦繁訟夥素號難理
公處之裕如於政於教具有條理至今人猶稱之不置
幾兩考以註誤遷右軍都督府經歷時謹風憲膺少傅

戶部尚書夏忠靖薦拜監察御史按治廣西令行禁止
姦邪屏息驛召陞工部右侍郎尋陞尚書公性凝重不
喜為赫々名言若不出口而治職甚有為真老成人也
故歷四朝幾五十年踐敷中外至蒙仁廟錫誥褒
之有曰和厚而有立靖恭而能動又曰廉靜有守勞績
茂著人皆榮之頃因足疾奉勅不煩以政俾致仕優
游鄉里撫子孫樂餘年既拜命即杜門養病深有古
人去官息交絕游之風識者又莫不高之方期如
勅返權以尚羊孰意遽止于是哀哉享年七十配姚氏
封夫人子男四曰是國子生即求銘者曰是蚤卒曰昂

曰晟女二一適蕭成一未行孫男四福祿祥禧女二銘
曰 猗歟公也 朝之大臣才猷茂著密勿經綸毀譽
不動得失若一而守清恭所持正直世謂長者公其有
之如圭如璧夫復何疵天不憖遺令其亡矣不亡者存
銘詩是視

故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王公墓誌銘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王公年七十又五以景泰元
年五月廿七日卒于位卜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金谿
縣梅塲之原先期其子祐禔纍然衰麻踏予門以翰林
侍講學士周叙所為行實請銘其墓予以不文辭者再

而祐禔請之愈力乃念予兄與公為同年予與公禮部
又為同僚相知頗深誼若不可固辭於是勉為序而銘
之公諱英字時彥別號泉坡先世大原有遠祖諱宗達
者宋迪功郎仕于臨川因居臨川後徙金谿子孫遂為
金谿人曾祖順貞元時以官經魁江右祖子大父脩本
皆讀書有行誼俱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
祖母某氏贈淑人母曾氏封太淑人公幼失怙賴母淑
人教育以成甫冠為邑庠弟子員永樂癸未膺鄉薦明
年甲申登進士第尋以才行膺推擇改庶吉士翰林讀
書與狀元曾榮等二十八人之列未幾又以能書入秘

閣預典機密事丁亥擢翰林脩撰卷 駕巡狩北京丙
申陞翰林侍講士官 犯邊上親征公扈駕至閣樂
兒海班師抵威 即古李陵城也師已過城四十里
上以城有碑記謂學士楊榮曰善秀才善記臆者去尋
見來說榮奏侍講三矣足任其事膺 召黃幄語其故
仍命營官與錦衣衛士二十人隨行公抵城北門有石
出土尺餘即掘視之頽曰李陵臺驛令諭君德政之碑
其文略可讀其陰刻達魯花赤事官姓名明日復命且
備誦其文略可見者 上曰正是此碑後命再任擊碎
石火燬之沉之於河及還奏 上曰爾豈知之碑不足

碎第鐫

姪者在上他日

見之必以此地為已物

碎之蓋絕其爭端也復謂公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
者朕需爾為用正好宣力勿憚勞苦其見期待於
上也如此一日 上論兵事謂公曰朕率師伐 爾試
言成功如何公叩頭前曰臣無識然 侵掠邊境獲罪
于天討之必不能逃生但 聞天兵之來必遠走漠北
幸毋入險窮進臣之願也 上笑曰秀才之言惟不欲
朕窮兵黷武耳又命九軍中動靜或謠言之類爾即來
密奏仍諭太監孟麟曰這秀才有事奏即令入見不可
阻就賜以琬果 上駐驂安平鎮公奏云立功官軍以

有過犯於其從征故不與口糧然路遠糧盡臣見其悲
哭自謂必死臣以此輩皆精壯之士若與之糧必能得
其死力 上悅明日命兵部尚書李慶人給口糧及載
衣甲糧一頭其見信任於 上也又如此甲辰 上復
親征還次榆木川 晏駕 皇太子監國命尚書蹇義
夏原言學士楊士奇楊榮侍講王直定喪禮議國事公
實預焉 仁宗皇帝即位加恩効勞之臣賜公白金絲
幣陞侍講學士 皇太子正位東宮 上御思善門選
宮臣擢公為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兩俸兼支既
而公以母老乞歸省從之賜鈔二千緡命馳驛以歸

宣宗皇帝即位拜賜齊尤字又嘗召入便殿謂曰吾父
皇擢汝清高之職今日汝當講經史陳道義以啓沃朕
心朕所望也所作詩文及草書暇則以進就賜內醞及
鈔千緡暨命入 內閣參預中秘書脩 太宗仁宗實
錄既成拜賜白金絲幣襲衣陞詹府少詹事兼翰林侍
講學士是年復拜賜金相琥珀麒麟花帶太淑人曾氏
卒 上命禮部具祭工部造壻及奔喪還家遣中使阮
重護行襄事畢奪情起復供事 太上皇帝即位拜賜
白金絲幣命為經筵講官為總裁脩 宣宗皇帝實錄
既成拜賜白金絲幣鞍馬陞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講

學士時浙江紹興等府疫癘 上聞遣公祀南鎮且其地久旱公至紹興之日大雨水潦二尺既祀雨止明日又大雨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則其克荷 上命以誠感神也又如此公常以年老乞致仕者再不許踰年奉特旨陞南京禮部尚書 陛辭之日上命中官傳

旨曰以卿久任先朝多劬勤勞陞秩南京俾得遂其安佚仍賜以酒饌而行既行朝之縉紳大夫士送之者塞道或謂公榮寵駢蕃誠出異數人鮮僂焉信矣配林氏累封淑人次室龔氏程氏余氏子男五曰裕由進士山東按察司副使曰祐蘇州府長洲縣儒學教諭曰祺福

建將樂縣儒學訓導林氏出也曰禎曰禔金谿縣醫學訓科程氏出也女一適黃鍾余氏出也孫男二十一人述造璉璈遠懋恕憲帥逢遵政富銅鉷琥迪寶欽珪女十三人曾孫男一惟賢才之生世非偶然者必於豐亨豫泰之時而後顯若公之出於永樂之初殆其是歟且公之文章政事不負所生克暴白于時者幾五十年之久不徐不亟以全其聲光之不及死之日孰不嗟惋其為人可不謂之生榮而死哀者已平生所為詩文甚夥有泉坡集九若下卷藏于家銘曰 皇明天啓文運誕興公生于時式副豐亨公之文章入經出史公之政事

迫規蹈矩為國著龜為人鑑衡仕歷五朝名重兩京或
登祕閣或侍行在載筆以從蔚焉文彩速入經筵發潛
闡幽天子是聽以資 皇猷晚拜尚書大膺寵渥皓首
厯首尊榮豈若公茲沒矣不沒者存名昭竹帛千古其
聞梅坊之原卜藏于此勒銘幽堂異垂無已

墓表

故監察御史王公子倫墓表

監察御史南海王公子倫以巡按雲南卒于治所也鎮
守雲南右軍都督府左都督沐公以其柩歸于其鄉將
葬其子載水浮陸走不遠七千里持狀來京師泣謂余

曰載罪逆深重禍延先考其幽堂之銘嘗忍死心
先達禮部侍郎陳公為之矣惟墓道之石尚未有
願丐執事不吝畀之歸以登載其上庶幾先考之治行
得暴白於無窮也敢請公諱綱子倫其字別號古愚其
先廬陵莊塘人以四世祖某仕元南雄路幕官既沒子
孫留南雄元季徙南海遂定居為南海人曾祖某祖某
父某母某氏公生甫七歲夭怙鞠于祖母與母年十二
三即能屬聲律迨壯為文沛然有奇氣致鄉之耆碩若
黎禎輩咸折節與之交且勇於為義遇顛連困頓者必
竭力拯援之而不辭一日其友潭寬者新會人寄白金

而兩於公所寬病卒其子英來乃謂其中表高祖原者
曰其父臨終時有寄物於我當取之以歸其子弗信
但願索之即出還之封識具在其行踐履之篤多類
田是聲稱日益隆洪熙改元膺巡按廣東監察御史
善薦既抵京時少師吏部尚書蹇忠定公典選法余
考功公謂余曰王子倫其人宜居清要遂以公名
列父之不報公曰濡滯願望殊非學者體即懇懇請隨
例入常選乃膺倭縣丞之命攸素土瘠民好訟者夥
初知者咸為公慮公曰仕孰不願美地彼不美之地終
屬之何人耶既蒞職一以平易近民卒致訟息而民安

值天久旱禱之則雨應虎噬人驅之則虎去毀瀆禮不
經之祠活誣服為盜之民致民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
毋焉迨獻績以通政使陳公薦陞江陰知縣江陰視攸
其邑為尤劇公治之一如治攸較其治效則又過之譽
徹京師會重風紀之選有監察御史陳耘者江陰人知
公為政之詳即又薦之遂轉行在貴州道監察御史公
正色立朝凜乎風裁致知之者咸曰風紀得人時憲長
都御史咸寧陳公嚴毅剛方且於人甚慎許可者視公
所謂則於公極口稱道之不置若少師兵部尚書兼
率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公贊公之像有曰其言行有誠

其文學有稱膺民社也躬撫字之為勞職風憲也不擊
搏以為能于周行之允蹈于大體之克明是則公之見
重於大人君子者如此而其為人又槩可知矣嗚呼公
也文足以潤身行足以用世惜其早歲沉滯立壑而未
有知者以振迨遭逢於暮年踐敷中外所至則籍籍有
聲既恆知者之期而公亦豈不自謂能竭其所負以効
于用也耶今遽至此悲哉余初未識公已於江湖間識
公之文字及公來京始獲締交乃知公不特能於文而
又篤於行者也矧政事又卓卓如斯余故因其子載之
請姑次第其言行政事之槩俾銘諸石以示來者云

故處士鄧伯備墓表

國家置風憲所以糾慝繩愆肅清政紀而弼成治功任
得其人則公道明而為善者舒不善者斂任非其人則
私意騁為善者鬱而不善者肆風憲所係豈細故哉
皇上嗣大寶之初璽書數下戒飭憲臣而振起之時中
執憲者文於其位怠心既萌欲心不復自制由是其厲
弊然從風於下矣雖其間挺特卓卓不變者未嘗無人
然既不合於其長則亦不能以信其志焉 聖明洞鑒
元綱奮斷廢斥下肖簡陞賢良於是太康顧公奉
都御史周駉所屬蠲其濁揚其清不旬月而耳目綱

紀之地煥然一新凡所遣御史出按郡縣皆能振風裁
弊職事以不忝任使而蘇松諸郡所理尤繁劇前之巡
按者多尚威治至是御史鄧祭獨用寬平而敬廉公吏
畏民懷譽日振凡巡按歲滿則代祭將代其吏民謄奏
乞留 詔從之無幾祭以父喪歸而蘇松諸郡之人皆
有不忍其去之意祭可謂賢矣亦必有所自於其家乎
祭介翰林檢討陳嗣初求文表父之墓余前未曾識祭
而嘗聞其賢於顧公矣故不獲辭按吏部主事黃振宗
所述其父事其父諱順字伯脩鄧氏世建昌人以儒鑿
名家伯脩大父濟遠父信可母徐氏伯脩蚤孤能持身

務學事母及兄以孝交稱居鄉有君子長者之行平居
儉約澹然無慕於外獨以教子為要事子既仕歲時書
問猶惓惓善訓嗟夫此祭之所繇成也伯脩生於吳元
年丁未二月十二日卒於宣德辛亥十一月二十九日
享年六十有五配鄭氏子男二長即祭由進士擢廣東
道監察御史次德為伯兄某後次文為仲兄某後女一
婦江士熙孫男四璋珂珮環昔孔子論子賤曰魯無君
子斯焉取斯伯脩克成其子以克 國用固足表勵於
世而 朝廷用人明決故祭輩得以彙升蓋幽遠之人
未必盡知而余又欲勵祭之敬事 君父而永終不渝

也按因表而具見焉

故林教諭墓表

上貴乎有諸已而無待於外彼遇不遇有命係焉况遇
而用有未盡其於身存身亡抑又何憾士能達此隨遇
而安者予於莆田林先生有焉先生世莆田人名嵩字
瞻別號萬菊德厚而行淳學博而文瞻自幼刻志於
學一書不煩師資日以數言為限雖祁寒暑雨不少
廢一筆不苟蔡氏書比長兼通諸經旁及子史用是資以
為文尤工真草書深得古人筆意頌永樂乙酉鄉薦明
年試春宮以進士乙榜授蘇州府學訓導恒語詩生白

是為范文正公生長之鄉胡安定先生教授之地為師
者不師安定非所以為教為弟子者不求如文正公非
所以為學蚤夜孜孜訓飭不怠雖時抱病執經問難者
戶外之履恒滿頃刻不肯以病辭其勤於教人又如是
九載秩滿諸生願卒業者慮無所歸詣闕懇留

上許之復任又九載陞廣東之程鄉縣學教諭丁外艱
服闋調仁化未幾移疾歸遂杜門不出惟日以經授鄉
之子弟為事致從之者彌眾先生平昔尚儉簡衣冬一
裘夏一葛食飯一盂蔬一盤而已於紛華勢利泊然不
屬於意其清白之操凜猶冰雪雖弟子業成或有以金

幣為束脩奉者亦毅然不受曰是我職當然也祿入之
餘惟急於奉父母調弟兄朋友居官幾四十年一室蕭
然人多以為不堪處而先生處之裕如無幾微不足意
以是其學其行遠近著聞每歲屬大比以文衡延致者
幣聘交至々則多卻之不就間諾而赴者彼必以得人
為賀為詩文有古作者風值求者必得其人則不靳既
諾則伸卷濡墨即書大篇短章畧不經意構思以是多
無遺橐晚年注意於易嘗屢以書托予徧求邵子易說
蓋其家有是書惟缺泰卦然也其志殆欲參訂互考以
發先儒之所未發惜未及就而卒唐殿中侍御史藻之

裔宋尚書大鼎之十世孫也曾祖某元潞山書院山長
祖某父克齊母黃氏其生也洪武甲寅七月十日其卒
也正統壬戌九月七日享年六十又九卒之明年某月
某日塋于邑之某山之原娶鄭氏有賢行子男四日祥
麟曰祥鳳山東鄆城縣學教諭曰祥文曰祥蕃孫男六
孫女祥鳳茲以秩滿膺選入都察院鞠刑其叙進又可
期也惟先生與予生同歲又同月時差長予六日又同
為校官同為同考官者再交游三十年其間不見則已
見輒以文行相砥礪而先生有益於予居多今先生已
矣聞訃方為之泫然其子祥鳳門生顧孟喬以翰林脩

撰林君文所為狀徵表其墓嗟夫先生樂天知命士也
執德信道不自以為高博物洽聞不自以為足恒謙
焉一校官安於所遇以終其身視彼淺々之士馳騫聲
利銜鬻華藻惟日不足者相去果何如耶先生不可作
矣後生何所仰賴乎予故不敢以不文辭遂次第其狀
為之表庶俾莆田後之來者知有先生云

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施公墓表

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東安施公卒實正統十年六
月十有四日也先是其子戶部主事紳以公務自北京
至允在侍者三閱月至是將扶公柩北還塋于東安縣

某鄉之原乃衰麻躋予門再拜出執友南京刑部尚書
郎鄭公狀徵表其墓予以不文辭者再紳泣而又再予
曰執事之求先君子屬纊時命也紳曷敢違乃不獲
辭而為之表曰公諱禮字仲節曾祖某不仕祖翁祖父
伯誠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蕭氏妣朱
氏李氏夫人其先蓋鎮江之丹徒人由父伯誠公以父
翁祖公元任鎮江元帥府萬戶代赴北都請其告身位
時繹駭道梗不得歸慕東安風上淳美遂定居焉由是
子孫今為東安人公長身廣額自幼才識過人鄉長老
嘗奇之曰此子異日廊廟器也父母聞知即遣為邑庠

弟子員讀書為文不煩師資制行尤迥出輩流未幾以
詩經領鄉薦登進士第擢行人司副陞河南布政司叅
議坐事免尋起任淮安府知府後以事免膺 召拜監
察御史九載陞大理寺丞少卿至署行在刑部陞行在
刑部右侍郎九載陞行在刑部尚書調南京刑部尚書
凡三拜 誥命至有廉慎寬惠之褒龍章絢赫而封贈
至及於祖父母父母妻室馮氏封夫人先卒有賢
行側室鄭氏馬氏子男五曰綸早卒曰縉曰紳戶部主
事曰純曰純女二一適林貴一適賈新孫男五曰志曰
惠曰意曰愈曰憲女七俱幼惟公性度寬平慎威儀寡

言笑犯而不校恒以謙退自處遇事無鉅細則不動聲
氣而剖決如流且未有不得其理者焉予嘗聞公為御
史時有言曰吾於此職不敢以訐為直以察為明惟忠
實持已不欺公不玩法耳致識者已謂公有大臣體自
是揚歷中外經事 五朝垂五十年始終一致於一動
一靜鮮不由於禮義雍容廊廟于以崇尚名節于以保
完正氣有不可以一言一事蓋盡其為人者一代重臣
夫復何媿噫公不可作矣庸書其槩表諸墓以圖不朽
云

墓碣銘

故范先生墓碣銘

先生姓范諱昂字文鉉別號桂樓松江之華亭人正統二年九月八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十二月十八日葬邑之干山之陰祖塋之次嗚呼先生淳正士也生平練衣糲食刻志于學所居密邇闕市終日端坐一小樓彼憧憧之務者皆不足以易其志事父兄極於孝敬人鮮如之讀書味聖賢之言必期於心体而力行不徒挹其膏馥以為釣聲譽取榮寵而已遇人有患難不知則已知則必盡力為之拯援力苟不迨則終日又為之籌之不樂諾人一言卒未能復雖歲更月改必俟復之

乃己家雖貧以教授為業而座上之客無虛日禮意藹然終始不少怠且善屬詩文書則法鐘王致人求之者踵接于門晚年覃思於易深底其奧休休閑居或勸之仕則曰丈夫生世仕孰不願特吾非致用才也故人知其志之有在亦不之強後以能書膺薦預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書成例將授以官及賚以白金又獨憊以疾辭而歸既歸年彌高而德彌劬由是致人以矜佩之所共尊鄉黨之所同慕者即其稱而稱之咸曰先生云其先則自宋文正公十一世孫安由蘇之槐里徙居華亭是為先生六世祖也曾大父某大父昇父

昭母某氏昆季三人行歷次文以弟俊無子命先生後
焉娶許氏子男三準勉獲鹿訓導獲吉女二張澤端希
陽其壻也孫男五性同性全性會性命性某女二曾孫
男四元祥元祐元禧元禮六一惟雲間實才傑區若今
列中朝而位方岳者代有其人於先生皆前後輩東西
家也夫何先生獨抱所負退藏於密居易俟命而終老
於膏布此先生所以為先生也耶驥念與先生交素厚
適惟宦靡定方期投老之日擊舟與先生盤桓九峯三
泖間以叙夙昔好今先生已矣悲曷可勝竊願以一言
自托於先生不可得適其冢嗣準以翰林編脩楊珙所

為狀托松江府學教授孫昂書祈銘墓上石驥果能於
先生忘其情乎輒因狀所叙而論次之系之以銘曰
荷嗟先生行則孔多被褐懷玉靡羨其他詩書是耽道
誦是植所負曷量寔人之特有常者數其復在周詵
之副必膺其酬千山之陰有墳巖墓過者式之尚視茲
福

陳處士墓碣銘

陳處士之卒也其孤純不遠數百里踰湖涉江持
編脩楊珙所為狀介其鄉先達張敬初來請銘以
墓余憶作校官松江時其里人余交陸宗道其為

人之賢每以未之一識為歎今其已矣矧編備狀其善
行甚悉而宗統又勤：慤：自欲不腆之辭以揚親於
不朽銘余其可拒乎惟處士諱世昌字孟言別號隱耕
劉直疏爽讀書通大義絺章綉句不屑為也初先世實
蘇之婁江鉅室以元季兵燹徙崑山未幾又徙今松江
之古塘居焉入

聖朝處士嘆曰昔遭亂離吾家靡寧
白力莫可制也茲屬承平吾其可玩歲愒月而不復舊
觀乎即不憚寒暑課童僕以樹藝為事雖親沾手塗足
亦所不辭卒致家日饒裕嚴家庭祭祀禮延名師以訓
子孫調貧賑匱不吝所儲遇鰥寡不能自存者收召

以衣食之死則給槨與地以葬之有貸不能償者不較
其本輒舉其券焚之皆不以為德好結納朝野名勝士
上過之者必留連觴詠匝月則竟日隨其意之所如
禮意愈久則愈虔尋膺推擇為稅之萬石長於飛輓之
勞必率先而徃語人曰給公上者民庶職也况為萬石
長少緩將何以矜式細民乎致一鄉事輯而民不擾者
處士之力居多焉既克有子而又有孫方將優游泉石
以迄暮齒孰意一疾而逝悲哉其生也洪武甲寅十月
廿五日卒也宣德甲寅四月廿五日春秋六十又一曾
祖德南元杭州路儒學錄祖亨父琦母朱氏娶金氏子

男五人宗純宗義宗禮宗智宗信文二人一適殷忠一
適陸某孫男五人復先復遠復善復初復威文三人一
適蔡元善餘在室曾孫男一金童是年月日宗純等遵
治命塋于鄉之屯浦之原去家二里許嗚呼踐履純至
人之所難自非卓然有所樹立不為岷險所摧挫者不
効用其力若處士遭家不造甫即承平能致力以興復
先緒致振厥家且於禮義之為無或少愆究其所至可
不謂三無愧死無怍之篤行者歟故狀云其沒也上而
郡邑大夫下而鄉鄙士友罔不愧惜夫豈不信第余文
不足其潛節幽姑按狀直書而系之以銘曰

克勤克謹以振厥家羸躬裕後非賢也耶詵：詩禮子
孫象賢銘以揭美爰樹新阡

楊處士墓碣銘

無錫有處士曰楊淵字宗源者卒塋于邑之安陽山永
思原幾十年矣其子鄉貢進士璿以前給事中閩陽陳
君玘所為狀徵余銘揭諸墓夫陳君端人也其言可信
矧璿欲暴白其親之潛德情甚懇：余故不辭乃按狀
序而銘之惟處士世為無錫人曾祖澗祖咸父原振母
張氏處士自幼警敏不類鄉里兒讀書過目輒成誦既
長從耐軒王學士錦樹錢備撰游自是德器大有所造

就永樂初鄉以處資甲編戶推為稅之萬石長時漕方
與民甚難之處士曰民難是役蓋由貧富易置遠近不
均而致之耳在吾宜思其難而圖其易可也處士即擇
富者遠漕而貧者近輸率致一境之內無有不懌忻帖
服而往之者且平生急於賑貧恤匱至罄己之所有亦
不少靳蚤喪父事母甚孝兄弟五人而處士居長於友
諸弟其情尤甚篤至作家慶圖題辭其上示子孫頌世
效之勿輕分異其他於禮於義之所當為者多類此
晚年頗厭紛華將以家事悉委諸弟而寓意蕭散以樂
其所樂孰意遽至於此嗚呼惜哉卒之日語不及他但

曰吾母老矣願諸弟善事之善事之語畢條然而逝宣
德己酉正月二十二日也春秋五十又四配朱氏有賢
行子男四曰珪曰瑀曰璿鄉貢進士即持狀求銘者曰
珣女一適秦公霽孫男四曰綸曰組曰縵曰纓嗚夫士
備於家蓋必有崇教範俗之具在焉若處士者殆其人
矣乎柰何僅克施于一家之政而不得有位以盡其所
長雖然其顯也既不于其身則必于其子孫若茲璿也
青雲伊始非為處士子孫顯之兆也歟銘曰
厥才之良厥行之備奚厄於命弗獲一試爰有令子詵
孔嘉其報在斯匪由遺耶有墳屹然安陽之麓體魄

永藏千古其卜

祭文

祭太常卿姚公文

惟公負卓犖之才抱剛正之氣不苟於其人志特立於其世敷歷五朝屢受上知竭忠敬而不懈謹名節以自持俯仰無愧動靜有儀何耆德之論方歸而大限之臨遽期雲樹相望痛其已矣惟人之死乃理之常得正而斃其亦奚傷特某等莫不獲以臨棺聊緘情於千里冀洋乎來歆庶表吾僚友之義嗚呼尚享

祭禮部尚書張公文

維公荷負瓌傑時遭聖明觀天光於上國觀日角於大廷攀附龍鳳優渥寵榮篤忠敬而不懈履盛滿而不矜滔敷歷美軒騰名為四朝之貴將成千古之名夫何厭世遽爾長征嗚呼哀哉胡既得其時也非偶柰獨享其壽也未盈茲焉旅櫬往即佳城迢遠道搖丹旌當載馳而載驅願勿怖而勿驚有牲斯潔有酒斯清式陳祖奠用表交情尚享

祭凌都御史文

惟公學行淵源風馳令聞拜上之知聿登禁近糾愆繩繆激濁揚清不大聲色政日以成人咸羨公不負

所學媿美前脩無愧無忤訃音忽至孰不傷懷謂天弗
憖殞此良才千里緘情薦此觴豆祈靈來歆斯文是侑
尚享

祭亡男端承文

維正統元年三月二十九日父太常寺少卿以酒殺致
奠于亡男端承之靈曰人生壽夭固係乎命汝夭而死
我為汝父寧不痛耶况汝純厚足以進德聰明足以脩
業科名孰不期汝而可顯忠孝孰不期汝而可全昌大
吾門吾實有望於汝也憶汝自前歲之秋我遣汝還家
省母暨畢姚氏姻汝連日依：不忍舍我而去汝不飲

酒我姑慰之必酒勉以勿悲俟畢姻後仍來依我以竟
爾心蒼天蒼天汝今至此使我失望豈汝若志於學無
家務所縈而致然耶抑我之德涼祿厚而禍及於汝耶
今我應 召自北還官聞汝之訃於途且知汝母不俟
我命不數日即厝汝於西山之麓今我不益為之痛耶
我今年齒日邁將圖東歸以營丘首之計倘如所願必
遷汝骨於我宅兆之內汝未有子俟汝弟有子必立汝
後以延汝祀茲以今辰為位哭汝告汝汝其知也耶不
知也耶尚享

祭兵部尚書兼掌戶部事張公文

維公挺生東魯剛毅端嚴方古英特太山巖々執德不
回允矣君子弼亮 四朝始終一致屢秉大政懋著嘉
猷房杜期匹韓范期濤矍矍稀年弗替履服以贊以襄
老而彌篤是以膺 帝心之簡在而倍沐 寵渥是以
致士論之攸歸而不泯佳聲死猶不死千古可徵茲惟
歸塋奠以寫哀肴核具在魂其歸來尚享

吏部郭尚書祭蹇司丞

嗚呼以子之聰明足以出入乎經史以子之淳良足以
紹承其家世步已列乎夔龍名已聞於朝著燁々冠纓
惟 勳獲豫大豐亨實期於子蓋所謂將為合抱而已

喜其拱把將成穎粟而已羨其方垂今而至此豈非命
邪我等仰尊大夫之聲光辱諸昆季之往返其情其義
骨肉無間子今已矣孰不傷悲臨輒一奠訣以此辭

贊

吏部尚書損齋黃公像贊

制外養中而從容乎聖賢之域者是其素行陞華陟要
而沉酣乎富貴之區者非其素心求用行舍藏之義具
窮守達施之愧鑿々乎政事郁々乎文章歷 五朝而
無玷勵一節以自強是宜位日愈崇而望日愈羨年日
愈高而德日愈碩以優游乎福壽之域而為人之不可

及也邪

宋包孝肅公像贊

不以逆鱗而懼於君而竭者忠不以時好為榮於親而盡者孝其廉也去官而絕可畧之私其明也決獄而辨難理之盜姑舉其類可推其餘鍾天地之間氣挺豪傑之雄姿遺像斯在凜乎英風千載而下孰不敬恭

羅侍即先生像贊

襟度半儀文章政事蔚乎良材允矣不器表星鳳於賢科居朝廊於盛世兩使南交屢鎮西鄙勞則不見其所辭效則輒就其所試厥蘊弘施厥績茂著位愈崇而

下... 聖恩之汪濊林壑深、花竹茂、抑又非猶向馬歸而士民豈無復望其為霖雨者耶

陳祭酒像贊名敬宗

研覃百氏陶冶羣英信詩書之淵藪寔人物之儀刑歷四朝而聲光愈著科百歲而壽祉彌增入其室者非賢則哲出其門者匪公則卿惟恭惟敬靡驕矜矧茲對天顏於咫尺敢不益致戰兢如臨履乎淵冰也耶

元嘉興路總管戴公遺像

服當時之服心古人之心官右郡守名重士林殫搜下

之仁愛竭事上之忠沈淮陽黃霸河內寇恂時雖云異迹可比倫仙遊已遠今聞猶存意想茲像懷斯人孰知其垂裕而有我、豈冠之令孫也耶

宋贈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述古殿大學士石先生遺像讚

扶輿秀特闕閱儀刑懋昭家學早拔科名富而好施貴而不盈至理是究大猷足經館其塾者碩德若英出其門者台輔阿衡遺像斯在肅乎冠纓生氣不泯凜乎英靈越山同高越水同清載徵耿德濟、雲仍

禮部右侍郎陳公像贊名璉

猗歟先生東廣之英毓才庠序聿馳俊聲仕籍迨登郎秉教鐸桂林遠邵賢才遽作考績九載褒典是膺佐教胄子亦克有成燁、文章名播遐邇豈徒文章綽有政事名彰跡頭上徹九重專城寄之澤披瘼痾存陟典憲蒼叢之域三尺謹持器器允華喉舌之司莫重銀臺帝復陟之優游刺裁祭酒成均多士者師先生兼主化雨旁滋晚涉春官為卿之亞禮明樂備爰臻大雅偉哉先生才德並腴夷考、厥歷傳其可如堂、茲像儀表後生贊以揭華尚祝遐齡

宋趙清獻公像今兵部侍郎鄭人樞徵予贊

氣純剛正志粹公志韓范是止伊周是宗國爾忘家勞
爾匪躬淫無纖滓和不苟同其行既篤其量尤洪一琴
一鶴千古清風

箴

師善堂箴

繁夫生人萬善率昇惟倍取善人斯為貴與生俱生因
或昧之欲其不怠于善是師或忠於君或孝於親我則
主之率師其人日進高明寔基于此尚慎服膺聖賢所

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之二

